

7235/2581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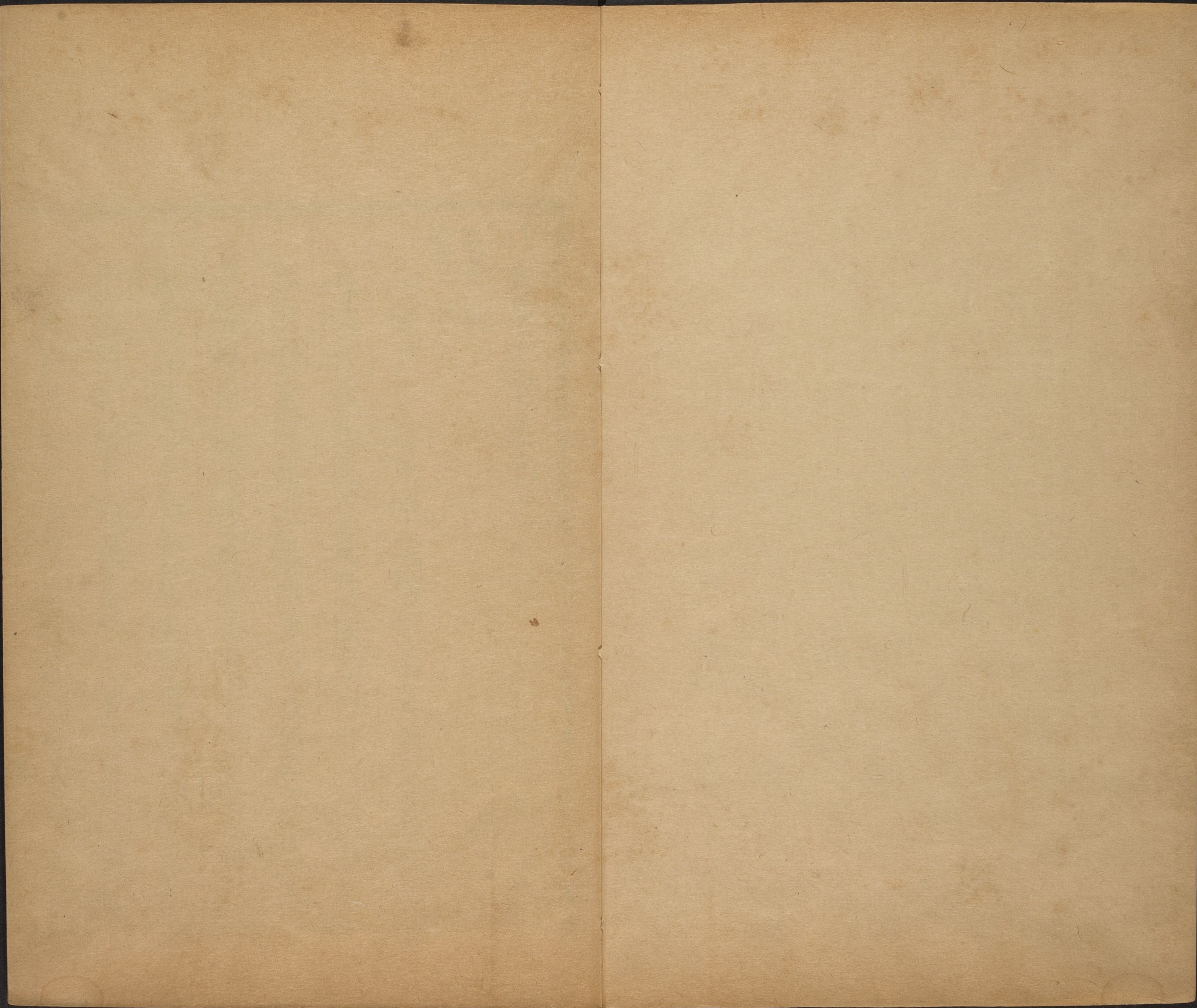
JAN 12 1966

日講易經

十一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巽下
坤上

進而上之謂升。坤巽爲和柔巽順之卦。宜乎
退斂有餘。進取不足。然而際方升之時。有能
升之德。處可升之地。而升以名。猶之柔嘉君
子。恬靜自持。而身名俱泰。天下之大美歸焉。
與夫躁進以干時者異矣。彖傳柔以時升。專
指六四言。剛中而應。專指二五言。而爻辭則
六爻皆利於升。蓋衆正彙征。無乎不吉也。二

固剛中。而三亦剛正。四固以時升。而初以信。五以正。皆柔德之善者。惟上居升之極。則戒其昏冥。而誨之精進。所以善升之終。諸爻言人材之登進。而六五言治化之升降。又所以正升之主。審乎此。而升庸之道得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卦巽下坤上。卦變自解而來。柔進居四。有自下升上之義。故名爲升。卦辭言君子乘時進用。有得君行道之樂也。南征。前進也。文王

繫升彖辭曰。升以自下進上爲義。時本當升。且其卦內巽外順。有能進之德。二剛中而五應。又有與進之君。士君子幼學壯行。乘時奮庸。凡有所爲。功成名立。無不通利。而元亨矣。自其方升之始。用此以見大人。則君臣道合。自可以必推心委任之隆。而無堂高廉遠之患。明良交會。惟此時爲然。無庸恤其不遇也。自其既升之後。因此以南征。則前進有爲。遂可以建經綸。斯世之猷。而成匡濟生民之業。

日誦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大道爲公。惟此時爲然。吉無有不得也。所謂
元亨者。蓋如此。從來賢才之升降。關乎時運
之盛衰。顧賢如莛木。升賢者如坤地。地之栽
培者厚。則木之發榮者方盛。故曰百年樹人。
其德足以輔世。材足以匡時。而成國家棟梁
之用。豈偶然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
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彖傳是釋升彖辭。言柔能因時而進。汲與
其善而無不利也。柔指六四。大亨應作元亨。
孔子釋升彖辭曰。卦名升者。以卦變言。自解
而來。柔本居三。今進居乎四。升於二陽之上。
是以柔嘉之士。遇明盛之時。而升聞於朝。有
必然者。故爲升也。夫升何以得元亨哉。以卦
德言。內巽而外順。內旣沈潛。慎密。不至欲速
以躁進。外又從容審圖。不肯冒昧以干時。是
有可升之德也。以卦體言。九二剛中。而六五
應之。剛毅中直。在。我有致君之具。而虛中善

任在上又有下賢之誠。是有可升之會也。德與會逢。升無不利。所以元亨者以此。夫亨莫大於得君。辭曰用見大人。勿恤者。謂本此善以利見。一德交孚。恩禮隆洽。而泰交成。朝夕論思而美利溥。都兪吁咈之風。邦家攸賴。非徒一身之慶矣。亨又莫大於行道。辭曰南征吉者。謂本此善以前進。乘時布治。大猷升而功在社稷。嘉謀入而福被蒼生。致主澤民之志。施爲暢達。至是而無不行矣。君臣相得。吾

道大行。升之元亨。聖人所爲。深與之乎。此見人材之升。在於知時。而又妙於用柔。柔則從容和緩。退處之心。怕勝於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剛中而應。有慶志行。孰非時升之元亨乎。而本於巽順。則皆以柔道行之也。若時未至而求進。必剛躁者也。豈知時升之義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此象傳。是言君子崇德之學。由積漸而至於

大成也。順作慎。孔子釋升象曰。坤地之中而生巽木。漸長而上。有升之象也。君子以爲山木人心。其理本一。養木養心。其機本同。體之以慎脩其德。必敬以直內。由一念以至於念念。曲而致之。無不善。義以方外。自一事以至於事事。擴而克之。無不宜。蓋德木高大而必於細微處發端。如以爲小而忽之。一息少懈。前此之功必墮。猶木之在地。一日不長。生生之機必息。惟由積小。以謹始敬終。則德脩罔

覺。日新月異而不能已。自馴至於高明廣大。不猶木之以漸升乎。可見聖功王道不必遠求。祇在敬小慎微。日進不已。則幾希之存。得危微精一之傳。慎獨之功。致中和位育之效。體用一原。天人一致。下學卽可以上達。升之義大矣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此一爻。是言信友可以獲上。得遂其進之由也。上指九二九三。合志。是初合二陽之志。周

公繫升初爻曰。初六與體而順德。當升之時。不務躁進。以柔順而與於二陽。則是溫恭自處。有以動人之誠。謙讓不爭。足以起人之慕。故二陽重而信之。能使志行孚於同類。名譽著於當時。聲應氣求。援以同升。由是建大功而立大業。所謂用見南征。吉孰大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允升大吉。何哉。蓋上之二陽。或以剛中。爲君所倚任。或以剛正。爲世所仰瞻。其志奮發有爲。皆欲上進者。今初與於二陽。

而上與之合。志合則道同。得藉所援。相引而升。其大吉也。不亦宜乎。夫賢者在下。非有特達之知。不能自奮而升。然養之邃者。其孚必速。不黨同以求合。不務名而尚志。是相信在未升之前。雖欲弗升而不可得也。信以同升。志以成信。與世之逐虛聲而求汲引者。殆不可同日語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此一爻。是言事君者當以至誠。乃有得君之

喜也。周公繫升二爻曰：當升之時，人臣不患其不升，但患感孚之未至耳。今九二以中實上孚於五，六五以中虛下應於二，是爲臣者不求寵利，惟本一念之精誠，足以感孚其君，自然情投誼合，有以致君之孚契也。惟既孚矣，則上下之間一以至誠相格，乃可脫畧儀文，而任吾樸忠，猶祭者以誠敬享神，卽用禴而亦利也。如是，則臣道盡而不欺，君心感而無忌，何咎之有。孔子釋二象曰：二能以孚誠

事上，豈惟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哉。孚本於剛中，誠實所感，明良會合，則信任必至，而無疑貳之嫌。寵遇永綏，而有拜颺之盛，明其有喜，可見用孚之利，感通若此，无咎不足言矣。自古臣之事主，涉於疎畧，固失之慢，過於繁縟，又失之僞，慢與僞皆非純臣之道也。故必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昔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此卽孚之義也。三代盛時，君臣交勉，惟一誠相通，事君者當知所兢兢云。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此一爻。是言德與時會。當進而無所阻也。虛邑。無所阻碍之象。周公繫升三爻曰。九三當升時。而有陽剛之德。既備能升之具。進臨於坤。坤德順而體虛。以推賢進能爲尚。而無猜疑傾陷之風。乘此以升。是以謀斷之才。際雍熙之會。王道蕩蕩。無反無側。可以致身堂陛。利見而得乎君。奮跡亨衢。前進而行乎道。其升之易。象猶虛邑。無人。可進而無所阻碍矣。

孔子釋三象曰。人當升時。雖有其時而無其德。未免有疑於己。雖有其德而無其時。未免有疑於人。今三以能升之德。值可升之時。既非短於材而見抑。又非泥於勢而不通。豁然上進。而莫之違距。復何所疑乎。按巽爲進退。爲不果。苟稍有以沮之。則必疑滯而不能進矣。今三之不疑如此。正見坤之虛中善受。能接引賢才。故一往得通。如木之生於地中者。無不成。廊廟之材。此聖人樂得而與之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此一爻。是言推誠以格君。可見忠順之至也。亨。當作享。王用享于岐山。用誠以事君之象。周公繫升四爻曰。六四體坤居柔。以至順之德。守純臣之節。恪恭盡瘁。無貳爾心。是積誠以上升。感格乎君。有王用享于岐山之象。如是。則可以輔君。躋斯世於雍和。錫生民以多福。得臣道之純。而鮮隕越之失矣。不亦吉而

无咎乎。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能格君。猶王用享岐山者。蓋四有柔順之德。以順事其君。精白居衷。常恐有僭偏之失。靖其無忝。不徒飾服事之名。上則順承乎君。下則順處其義。恪守臣職。而無遺憾焉。是順之至者。卽誠之至也。宜吉且无咎矣。按升卦二四兩爻。不言升。何也。蓋五爲君位。二應五而四承五。皆得時行道。親近乎君者。其位不可復升也。升則疑於五有逼上之嫌矣。故在四言順。與在二言

臣請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九
孚。聖人明臣道之極。安分守節。爲萬世訓也。
其義深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以正道治天下。可以遂致
治之願也。升階。治化易成之意。周公繫升五
爻曰。六五當升而居尊位。然以陰居陽。未免
有不正之嫌。故必能勉而貞。反其不正以歸
於正。使經緯於一心。張弛乎萬化者。內則黜
功利之私。外則崇蕩平之軌。則天德純而王

道溥。治理之升於大猷。將不勞而自致。其得
吉也。不猶升階之至易乎。孔子釋五象曰。大
君志在天下。有一夫不獲。一物未安。欲其志
之得也。蓋亦難矣。今言貞吉升階。是以純王
之心。行純王之政。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仰
媿於帝王。參贊於天地。有以悉副其匡濟之
初心。其志乃可大得也。先儒有言。天下之事。
變化無窮。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貞則正心
可以正朝廷。可以正天下。四方萬里。一歸於

至正。風動神速。而知王道之易易焉。故人君
貴大居正也。若後世用名法。尚功利。以爲王
道不可行。而治流於雜霸。不亦謬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
富也。

此一爻。是言徇欲者理日凶。教人以轉移之
法也。冥升。言昏冥於升也。周公繫升上爻曰。
上六以陰柔之質。居升之極。是貪進無厭。求
升不已。而陷於昏冥者也。患得患失。無適而

利矣。必也反其求升之心。用以進德。使理之
根抵於吾心者。存養而不已。理之流行於事
物者。日新而無窮。則不息之貞。積小以高大。
乃所爲利。蓋於貞而不息。自於升必不冥也。
孔子釋上象曰。冥升在上。其心豈不欲長保
富盛哉。然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揆之於理。有
固然者。今上居升極。自可以已。乃知進而
不知退。將立見其消凶。不復保其富有。是則所
謂冥而已矣。何利之有哉。按豫上六曰。冥豫

艮樂而不知反也。升上六曰冥升。求進而不知止也。顧豫之上體震。欲動其悔過之心。使終變其豫。故以成有渝勉之。升之上體坤。欲順其不已之心。使反移於貞。故以利于不息。誘之。聖人教人。總於理。欲消長之關。設一變化之術。是變易以從道也。書云。惟狂克念作聖。其此爻之義歟。



坎下
兌上

天道無進而不窮。人事無伸而不屈。故升後

受之以困。然一困而不振者。庸人也。在困而能伸者。君子也。砥節固窮。泰然不變其所守。則身困而道益通。故彖著亨吉无咎之辭。而屬之大人。所以教處困之方也。困以剛揜得名。似乎二四五為所揜之君子。初三上為揜剛之小人。乃爻辭則皆以處困者言之。蓋易為君子謀。固如此耳。當剛揜之時。剛宜甚困。柔宜不甚困。乃二五剛中。皆云利用。九四雖不當位。亦克有終。而初三與上。皆極危厲之

辭蓋天下惟陽剛君子所遇多窮亦惟陽剛君子無往不濟若陰柔碌碌平居無防患之識臨事無濟變之才一往而敗固其宜耳易之貴陽賤陰大抵類是。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坎下兌上六爻陽爲陰揜不能自振有困窮之義故名爲困卦辭言處困之時當守貞處默以善全其道也文王繫困彖辭曰困以困窮不能自振爲義當此時者君子爲小

人揜抑力窮氣沮不克自展舒其蘊抱也然處困者能樂天知命而不憂正己無求而不怨身雖困抑心自亨通則得處困之正道而能貞矣是貞也非涵養素積於中智識不滯於外者未足以當此故惟有守有學之大人敦仁安義而有自得之吉知幾固守而无自失之咎所謂亨而得貞者此也苟非其人不能安乎義命憤時嫉俗形於議論則雖有言不能取信於人適足滋多口之憎而重益其困。

大人豈如是乎。此又處困者所當戒也。按天道不能有順而無逆。人事不能有升而無困。惟善處困者。超然世外。不爲物累。故身困而心不困。不善處困者。忿懣自鳴。招尤取怫。故身困而心益困。然則當困之時。亦在人自審其所處而已矣。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彖傳是釋困彖辭。以明處困之有道。所以得亨也。孔子釋困彖辭曰。卦何以名困。上下三剛。皆揜於柔。是剛明之氣。不能發舒。正直之志。無由展布。所以爲困也。然困何以得亨。蓋所謂亨者。不於其身。而於其心。不於其時。而於其道。以卦德言之。坎險而兌說。雖當困窮鬱拂之時。樂天知命。此中泰然無累。原自有所爲亨者。窮居獨善。常得而不自失。此困之所以能亨也。其惟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

乎。苟非君子。必不能也。其曰貞。大人吉。何也。以卦體言之。二五剛而得中。剛則不撓。中則不躁。蓋困之移人。非乘其柔荏。卽因其矜激。惟剛與中合。既不撓而屈於困。又不躁而重其困。所以守貞而爲大人。有能亨之吉也。其曰有言不信。何也。以困時所尚者。宜用晦處默。反躬自信。雖困不足以窮我。惟心失所亨。急於自明。所尚者口給。與戎賈怨。乃爲所窮。實自取耳。可不戒哉。夫當困之時。身可窮而

道不可窮。蓋道之所在。不克誦於富貴。不隕獲於貧賤。無往而不得也。如孔子之從我所好。顏子之不改其樂。湛然無爲。固不因困而得。亦不因困而失。適如其固有之初心而已。若後世之士。身處困窮。或侈談橫議。或標榜相高。徒足以招尤而召謗。豈君子全身之道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此象傳。是言君子處困之道。能守正而不屈。

其志也。孔子釋困象曰：澤以瀦水，宜有水者也。坎水下漏，兌澤上枯，澤中无水，困之象也。君子體之以處困，凡綱常名教所在，爲吾志所欲成者，若臨難以求免，見義而偷生，利害之念動於中，是非之論不足惜，因循顧戀，是命不致，則志不得遂也。惟委致此命於度外，論是非，不論利害，毅然獨往，惟欲求成其是，以遂吾不可奪之志，則無愧無怍，可以對天地。忘私忘家，可以質幽獨，吾志遂而亨莫大焉。

此處困之正道也。夫君子居世，常則脩身俟時，命之在我者也。變則成仁取義，命之在天者也。惟居常盡其在我，理明識定，故遇變不惑，可以遂吾之志。若夫一念慷慨，輕生赴難，發乎意氣之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實者，豈足以語此哉。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此一爻，是言處困無術，身心交困而不克振

也。譬物之底也。幽谷。暗地。三歲。言其久也。周公繫困。初爻曰。初六居困。體之下。卽以陽剛處之。猶慮其不振。况陰柔乎。旣無出險之才。束手坐困。轉側受傷。猶譬困于株木。而不得所安也。且所居至暗。又乏觀變之識。無知妄動。益陷於險。而終不能自出。如入于幽谷。而三歲之不覲也。曷望其有濟乎。孔子釋初象曰。陽剛者明顯。陰柔者暗昧。初之入于幽谷者。惟其以柔居暗。迷焉而不覺。昧焉而罔通。

是暗於心者。自不能洞察於事。宜其益入而終無所覲也。按困六爻。剛爲柔揜。不特剛困而柔亦困。蓋小人處心暗昧。旣不明於邪正。又不明於利害。殫精勞神。思有以困君子。而先已自受其困。如初者。居無安身之地。行無見天之日。良由心術之不明也。故陽明爲君子。陰暗爲小人。觀人者。亦在乎心術之間而已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二膺寵遇之隆。當竭誠以圖濟困之功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亨。當作享。周公繫困二爻曰。九二剛中。是其德能濟困者。以一己繫天下安危之重。位高祿厚。任事賢勞。反足維繫其身。若困于酒食者然。且上與五同德。眷顧日隆。其慇懃晉接之意。有加無已。又爲朱紱方來之象。如是。則君之寵遇已極。人臣當此。宜如何以承之也。爲二計者。

惟有殫心盡力。用格天享帝之誠。以矢股肱心膂之報。如享祀然。雖時事孔艱。未免以征則凶。然義所當行而吾行之。自不至於有咎耳。孔子釋二象曰。九二寵任之隆如此。蓋以二有中德。自能盡忠竭智。濟時之困。而有保邦致治之慶也。然則困于酒食者。蓋以一身之勞瘁。致天下之福慶。身雖困而道則亨。凶與无咎。不必言矣。按事君之道。不避難。不辭賤。言乎臣職之當然。凡委贄者所同也。然寵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寄愈重。則報稱愈難。遺大投艱。其責尤無容
旁貸。人臣處此。誠一不貳。勿以強弱利害動
其心。勿以成敗利鈍沮其氣。竭股肱之力。而
濟不濟聽之天焉。斯爲臣道之正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
祥也。

此一爻。是言不善處困者。益以致困。爲可戒
也。石。指九四。蒺藜。指九二。宮。謂六三。妻。謂上

六。周公繫困三爻曰。六三以陰柔之質。不中
不正。處險極。而用剛。不自度其才德。乃欲前
推四以上進。而四之剛。則堅于石也。是反受
其困。而不能動。如困于石然。欲退倚二以圖
安。而二之剛。則銳于蒺藜也。是據非所據。而
不可依。如據于蒺藜然。當此之時。進退出入。
無一可展舒。岌岌乎殆矣。雖有上六以爲應。
欲求配偶。亦終失其所安。而不可得見。有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是則禍必及身。而家

隨以喪。凶莫甚焉。孔子釋三象曰。據于蒺藜。以三乘二之剛。非所據而據。其何能得安也。故還而自顧。孤立寡援。一無依倚。至於妻不可見。則衆畔親離。危亾立至。不祥孰大於此。所爲凶也。按困之三陰。始相締交。以揜其剛。究之初六之困。旣以自陷於不明。至六三之凶。更且自召其不祥。設心愈險。則召禍愈深。惟上六處困之極。悔心漸萌。猶可轉而得吉。然則爲小人者。盍亦思所自反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此一爻。是言拯人之困。有志者事終成也。金車。指九二。周公繫困四爻曰。九四與初爲正應。初方困於下。不能自振。在四當急爲救援。以圖共濟之功。但以陽居陰。才力不足。棄之則不能坐視。欲往則不可徑行。遲回猶豫。其來也。徐徐然。至初之望援。豈不欲急於就四而前進哉。祇爲九二所隔。勢不能通。若困于

金車不得遂進者然。是其始也。四以己之所
應急難方殷。而才不能以速拯。爲可吝矣。究
之相應者爲正。中阻者爲邪。邪不勝正。終無
日隔之勢。而有自合之理。彼此相得而有終
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來徐徐者。其事雖若
緩。而志實在下。其心未嘗不切也。人患無其
志耳。苟志在初。雖居柔不當位。才不能濟。而
始離終合。必得遂其相與。庶幾困不終困矣。
按九四方爲柔揜。乃欲藉初柔以有終。何也。

蓋君子之於小人。絕之未常太嚴。所以示包
荒之量。與之不可太速。所以遠朋比之嫌。故
能用小人而不爲小人所害。此四之善行其
志也夫。

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
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
受福也。

此一爻。是言五以至誠感人。能解困而得亨
也。受傷於上曰劓。受傷於下曰刑。赤紱。臣下

之服。周公繫困五爻曰。九五上爲陰揜。見蔽於近習。下則乘剛。又逼於強臣。是上下皆受其傷。而爲劓刑之象也。如是。則臣下不爲我用。而反爲其所制。是爲困于赤紱也。幸其剛中。而居說體。能善用其剛。不動聲色。從容和緩。乃徐而圖之。既不失之因循。復不傷於躁激。卒之大權漸收。不憂旁落。始受傷於上下者。今不終於傷。而可有說耳。推此道也。至誠感物。莫如祭祀。用是以感化臣下。而有不誠

服者乎。其爲說也必矣。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志本欲濟困。今陰揜則蔽。乘剛則危。身自受困如此。豈得志之時乎。乃徐有說。本由中德。而以直行之。中則不偏。直則順理。開誠布公。困從此濟。而志可得。卽用以祭祀。猶可以格神明。而受福祐。况在下之臣乎。所以徐而有說也。按拯困之功。不在急躁。而在舒徐。急則忿激。誤事。緩則從容。觀變。靜俟機會。而易以成功。如光武焚書而安反側。宋祖談笑而釋

兵權得此道也。漢唐末世時際艱難。羣小播亂。不思所以消導解散之術。輕發潰決。反致名禍。此皆不審於徐之故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此一爻。是言當困之極。惟悔過可以得通也。葛藟。引蔓纏縛之草。臲卼。動搖不寧之貌。周公繫困上爻曰。上六陰柔。處困之極。才弱時窮。欲動以求解。則識力不克。束縛而不能解。

欲靜以求安。則事勢所迫。又震撼而不能安。爲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展轉思維。才既不。足有爲。勢復難於安處。動輒有悔。無往而不困也。所以然者。惟柔而自廢。失其處困之道。故至此極耳。爲上計者。若能翻然振作。興起悔悟之思。以改其因循之習。力反而征行。則明作有功。而吉可知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之困于葛藟者。以陰柔爲累。無解困之才。所處未得其當也。以未當而得悔。卽以未當而能

悔。將窮則思變。動罔不臧。是以吉之道而行。則其行爲吉行矣。何困之不亨乎。按困五爻皆不言吉。而上獨言吉者。蓋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因其悔心之萌。開以自新之路。困則凶。行則吉。聖人所以挽回世道。砥礪人心。化小人而爲君子。吉莫大於此矣。



巽下
坎上

井取井養之義。井體有定而不遷。猶治道有常而不易也。雖時勢推移。不無因革。而王者

大經大法。終不可變。故卦辭示以法之當守。而又戒其變法之凶也。井以泉上出爲功。猶之施其德以養人也。初六以居下而見棄。六四以陰柔而無功。九二雖有剛中之德。而上無汲引。下無彙征。懷才而未遇時者也。必如五之德位兼隆。上之博施濟衆。始澤被天下。收養道之大成焉。至於九三居下之上。又爲賢人在下。不能有爲之象。然其德既裕。民望久歸。苟求賢之主。登進而用之。則勿幕之功。

可觀也。是在用之者矣。然以井之道究言之。出之有原。施之有序。善法之。則井收之吉也。不善法之。則羸瓶之凶也。可不慎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此卦巽下坎上。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坎水行乎巽木之中。而滋潤乎木。有井水上行之義。故名爲井。卦辭言治法有常。當敬慎以守其成也。汔。幾也。繙。縋也。羸。敗也。文

王繫井彖辭曰。井以養民爲義。凡先王良法美意。所以利養斯民者。亦猶是也。井體一定而不遷。猶治法有常而不易。雖時勢推移。不無因革。而王者大經大法所在。歷萬世而不變。故養民者。必恪守成憲。如改邑而不改井。然夫既不改。則無更張之害。亦無創造之利。循乎固然。莫不沾其利澤。不猶井體不遷。无喪无得。而往來者。皆得井其井以爲利乎。此守法之善道也。如名爲遵守。而德意未加。

於民紛更隨起於後。猶之汲井者。幾至上出。未盡收其綆而已。敗其甕。則垂成之功盡棄。無益有害。凶何如之。此見守法者。尤當慎終。以觀成也。按養民之道。莫備於先王。本天理。順人情。不容少有加損。原無喪與得之可言。後世雄才大畧之主。喜近功。見小利。欲圖其得。所喪實多。天下之事成於始而敗於終者。多矣。善為治者。豈可不敬其有終歟。

彖曰。巽乎水而土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其甕。是以凶也。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甕。是以凶也。

此彖傳是釋井彖辭。言成養民之功者在守法以圖終也。孔子釋井彖辭曰。卦何以名井。下而上出其水。亦猶井泉在下。可汲取上行而為利。此井之象也。以井之用言之。體不動而功及物。其出有源。其施不匱。日用飲食。需養而不窮矣。有事養民者。本其美意。布為良

法。致養無窮。道亦猶是也。如此而可改易乎哉。其曰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剛則強毅有守。而持之能定。中則意見不偏。而因之可久。故能恪遵成法。而不致輕變也。至若汔至亦未繙井。是法度方行。利澤未能及物。而未有成功。正其所當競守焉者。乃遽妄意紛更。變亂舊章。若羸其汲井之瓶。是以幾成復敗。貽害無窮。而不免於凶。豈非成法之不可不守。而守法者尤不可不要其成乎。

按圖治者法。守法者人。先王創立制度。無不盡美盡善。而子孫率多紛更者。大率起於好大喜功。貪多務得之一念。但思求勝於前人。而不知自取其敗壞。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武之所以不及文景也。此言改邑不改井。而推本於剛中。可見欲守法而成。久安長治之功者。端有賴於無欲之主。人君方寸之地。爲萬化所從起。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治法未有不出於心法。

者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此象傳。是言君子曲盡養民之道。得井養不窮之義也。孔子釋井象曰。巽木之上而有坎水。津潤土行。井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民待君。以爲養。自處於逸不可也。則以身勞之。如制田里。教樹畜。一切身親其事。謂之勞民。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且民之待養無窮。獨任其勞不足也。又必勸勉之。如通

有無。勤調恤。一切多方勸導。謂之勸相。使比閭族黨之相親。貧賤患難之相助是也。蓋一則以君養民。而上下之情通。一則使民相養。而彼此之誼洽。不猶井之養物。淵泉時出而不窮乎。按古者養民之法。莫善於井田。勞徠勸助。足衣食而脩嫺睦。王道之始。卽王業所由成也。後世制度既湮。井田久廢。時異勢殊。雖不可泥古之法。苟師其意而行之。省力役。薄賦歛。勤本抑末。尚儉去奢。使學校無濫士。

田野無游民。孰謂三代之治。不可再見於今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此一爻。是言初無濟世之德。而惜其爲時所棄也。周公繫井初爻曰。以陽剛爲泉者。井之體。以上出爲功者。井之用。今初六陰柔。則不能爲泉。而無以濟物。居下。則不能上出。而難以利人。德不足於己。功不加於民。是明王所

不賓。衆人所共棄。猶井泥之污濁。不爲人所食也。既不爲人所食。無補於生民日用。將廢棄而爲舊井。卽禽鳥亦莫之來顧矣。無德而不見用於世者。不猶是乎。孔子釋初象曰。井爲濟人之物。今井泥不食者。以井之居下。其位最卑故也。不能出身以加民。欲求其博施以利物。揆之於勢難矣。况本無及物之德乎。舊井无禽。是一無所濟。而爲時舍置。理固宜也。從來士品之高下。關乎世道之汗隆。故必

裕經綸匡濟之才。而後能建致主澤民之業。有其具而人不用。時爲之也。無其具而爲人所棄。窮無以善一身。達無以善天下。不亦可恥乎。觀於此爻。有心世道者。當知所以自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此一爻。是言德不足以徧濟。由限於遇而不得其助也。谷。井旁穴也。射。注及也。鮒。小魚也。周公繫井二爻曰。九二陽剛。本有泉之井也。

但上無正應。則汲引無人。莫與同升。下比初六。則彙征無助。莫與推轂。雖有濟人之才。旁出下流。不能普徧及物。故就其澤之所及。取象於井。猶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於鮒。而不爲人所食。澤不被遠也。究其用之所施。取象於汲井。則如甕之敝壞。而水漏於下。功不上行。無利濟之用也。抱德而不遇時者。其取象如此。孔子釋二象曰。井谷射鮒。豈無濟人之才哉。蓋二雖剛中。而无與故也。若應與有

人。以圖共濟。則澤可究而上行。挹彼注茲。足
以致養而不窮矣。按初之不食。德不足也。其
咎在己。二之射鮒。時不遇也。其咎在人。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苟非上遇明主之甄收。
下獲同心之推挽。亦烏能得志而有爲哉。
九二。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此一爻。是言濟物者必爲時用。而後可收其
效也。渫。不停污也。周公繫井三爻曰。九三。陽

剛居正。有濟物之德。但居下之上。不爲時用。
是德本足。以致君澤民。未當通顯。功效難施。
猶井之渫潔。而不爲人食者然。遂使人情致
悼。衆望徒殷。未免於心恻者何哉。正爲其德
之可用。以利人。猶井之可汲。以及物也。特無
如王之未明耳。如有王之明者。知其可用。而
用之。則啓沃之方。上可躋君德於雍熙。惠鮮
之澤。下可引斯民於恬養。君民咸利。而無不
受其福也。孔子釋三象曰。井渫不食。豈惟同

類與嗟。卽行道之人。能無爲惻乎。原其惻之
之心。急在求王之明。用以成功。而上下實受
其福耳。是以受福之故而求。則其求也。人自
爲求。非三之有求於王也。按人君以知人爲
明。用人爲急。知之不真。則所求非所用。所用
非所求。而爲害益甚。此君之德。必以明爲大
也。所謂明者。至誠以將之。虛己以待之。本之
衆論以取其公。攬之一心以行其斷。庶幾賢
無不用。而用必皆賢。此知人之法也。故曰。君

明臣忠。則朝廷治安。明之一言。誠探本之論
也夫。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此一爻。是言德脩於己。而有自治之功也。甃
井旁之砌也。周公繫井四爻曰。六四柔得其
正。有清慎之德。而無剛毅之才。第能反躬自
治。潔以居身。不染於汚俗。清以居世。不混於
濁流。猶井之甃。治而不停。汚者然。如是則進
脩不已。厥德日新。雖澤未施於天下。而獨善

已具兼善之體。又何咎焉。孔子釋四象曰。井
甃无咎。豈井之自爲甃哉。正有所以脩之者
也。去舊以來新。防汚以養潔。必修井而井始
得甃。亦猶脩身而身始得全也。體既立而用
自裕。將有寒泉土出之功。而無井泥不食之
咎矣。按三居內卦。曰井渫。內以致其潔也。四
居外卦。曰井甃。外以禦其汚也。蓋不渫則汚
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爲學之道。必閑邪
存誠。內外交養。亦猶是也。此脩己爲治人之

本。先有體而後可與其有用也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本天德以行王道。故能養而不
窮也。冽。潔也。周公繫井五爻曰。九五居尊位。
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其所涵蓄者。既資深而
不匱。其所施及者。自周浹而無窮。存之則爲
內聖之德。行之則爲外王之道。體立而用全。
不猶井之清冽。不停汚濁。而寒泉在中。足以
爲人所食者乎。此淵泉時出。德脩於己。功及

於人。所謂井養而不窮者在是矣。孔子釋五象曰。寒泉而爲人食者。以陽剛爲泉。有及物之澤。陽剛而又中正。則爲澤之所從出。其見食於人。宜也。五具中正之德。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其澤。固若斯耳。按九五坎中一陽。天一所生。泉之不竭者也。天下之求養者。皆待命於五。則五豈可以無本而易涸者。應之哉。使不加潔治。則旁流之穢濁者。得以汨亂之。而無以爲潤澤萬物。

之具矣。五惟勤於自治。然後寒泉之體性不失。凡往來井井者。皆知爲中正之道。而得以並受其福。斯爲混混之原泉。而沾溉無窮者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此一爻。是言養道之成。由於實心而無不善也。收者。汲器之出。幕者。覆井之具。周公繫井上爻曰。井以上出爲功。六居卦之上。而坎口

不掩。是井養之德。無所壅於上。深仁厚澤。導民之利而不私。博施濟衆。聽民之取而不禁。象猶井既收矣。勿復加幕。而往來者。皆得井其井也。所以然者。本有孚之至誠。積中發外。以實心而爲實政。其德澤所施。無所弗屆。豈非至善而爲元吉之道乎。孔子釋上象曰。養民之道。小惠未徧。不可以言成。今元吉而在上。過化存神。其取攜之而不盡。斟酌焉而彌新。此真井道之大成也。彼施澤有限。而功僅

小補者。奚足以當此。按井六爻。皆取井養之義。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渫井之泥。四甃井之谷。則井體具矣。五則井冽而泉食。井之爲用已備。然必至乎上。而後始全其土出之功。所以他卦之終。爲極爲變。惟井之終。爲大成之效。可見井之道。出之有本原。施之有次第。君人者。善法之則爲井收之吉。不善法之則爲羸瓶之凶。義不兩立。不可不慎也。



離下
兌上

革取變革之義。凡事有必變之時。聖人因有
改易之事。善革者準乎天人。而合於至正。始
無妄革之弊。故卦辭曰元亨。又曰利貞。而後
悔乃凶。六爻皆處革之人。而所居之位不同。
象亦各異。要貴一慎革之心而已。初九有其
才而非其時。則以守分爲正。慎其道於革之
始。上六處時之盛。而無所用其才。則以靜正
爲中。慎其道於革之終。九三則過剛不中。未
免恃才任智。而有不慎之嫌。若九四之剛柔

不偏。則因慎而得吉矣。六二柔順中正。而上
應九五。則慎而從五以行革矣。惟九五之陽
剛中正。以大人之德而爲革之主。收虎變文
明之效。斯以慎而成功也。蓋聖人重改作。不
得已而有革。必審去故之義。制因時之宜。從
可久之道。以善其革。所謂革而當也。故二雖
才足有爲。權能任事。必從容詳慎。至巳日而
後革之者。緣二爲人臣。不當爲革之先。必上
信下從。而後可言革。若五之經綸素裕。通變

宜民。天下久已信從。然後創制立法。煥然一新也。蓋於初戒其躁妄。於上戒其紛更。可輕言革歟。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凶。

此卦離下兌上。離兌合體。有兩相息而不相得之義。故名爲革。卦辭言革之爲道。不可不慎。當圖所以盡善也。己日。事已成之日。文王繫革彖辭曰。革以變革爲義。物理人情。所當變革者皆是也。凡人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當革之初。未免疑懼。必待己革之日。事久論定。信所當然。而後乃孚。革之難有如是也。然所以能致其孚者。必審所當革。盡善盡美。可通行於天下後世。而無不大亨。且悉準乎天理人心。而利於至正。然後見之施爲。有利無害。而輕舉妄動之悔。乃可凶耳。使亨貞一有不具。安能致己日之孚。而悔凶乎。聖人之重言變革。蓋如此。按革之道。關乎治亂安危。非聖人之得已也。後世之患

不失於因循以養禍。則失於輕作以敗事。故當革而不革。法久則弊生。不可也。不當革而輕革。與一利。必復生一弊。尤不可也。革之悔。亾。鯁。鯁乎慮之深而言之慎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亾。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革彖辭。明革道期於至當。而又

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孔子釋革彖辭曰。革之義。何取哉。以卦象言。水上火下。兩相息滅。而勢不相容。物理之當革也。二女同居。少上中下。各位失序。而志不相得。人情之當革也。故爲革。革則通變以宜民。宜乎人之卽信矣。乃曰。已日乃孚。何也。革故非常。黎民懼焉。有未卽孚人之志者。必革之既定。有利於國。不擾於民。而人始信之。曰。此其變之不容已者耳。若是而革。可輕言乎。卦德文明以說。內灼夫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義理而不失於妄。外因乎時勢而不隳於躁。凡其所擬議者。必盡善可通。而又一歸於正。斯革爲至當。而其悔乃可亾耳。設一有未當。則所繫豈其微哉。因是而極言之。天地之道。陰陽變化。春革而爲夏。秋革而爲冬。寒暑代謝。相推於不已。而四時成焉。商周之際。時代遞遷。湯革夏命爲商。武革商命爲周。天心人事。不容少有矯拂。而順且應焉。若是者。皆時爲之也。時未至而不能先。時旣至而不敢後。

天地聖人。皆因乎時之所趨。而有不得不革者。革之時。豈不誠大矣哉。然則因時以成革者。明此爲文明。順此爲和悅。是爲大亨以正。革無不當。而悔亾若此也。按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繼治繼亂。莫不各有當然之道。如盤庚之遷。始則民心未孚。旣定而衆志乃安。此革之而當者也。如嬴秦之壞封建。開阡陌。良法蕩然。前宋之廢祖制。行新法。貽害無窮。安能免於悔歟。謀國者當知所計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三七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此象傳言變革之道莫大於明時也。孔子釋革象曰。兌澤之中而有離火。水決則火滅。而火受其變矣。爲革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天道人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於是制爲曆書。設占步之法。以推天象運行之度。立布算之術。以察氣機旋轉之變。一一理會。以明乎四時。使晦朔弦望。各因其序。分至啓閉。不愆其期。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

因時趨事。豈非革道之至大者乎。按堯典首命羲和。敬授人時。聖門之論爲邦。亦必以夏時爲先。時若是其重也。凡民之生。因天之時。以興地之利。不明其時。則民不知所興作。是無以爲生。卽無以爲民也。何以成三才之道乎。君子體革之要務。於此可見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此一爻。是示初以固守之義。爲妄動者戒也。

鞏固也。黃牛之革。取堅固之義。周公繫革。初爻曰。變革之事大矣。必有其時。有其應。而後可。初九雖有陽剛之才。然當革之初。時猶有待。上無正應。事不我任。若違時拂勢。而遽言變革。是不失之躁妄。卽失之勉強。豈計之得乎。初惟安常守分。無所變更。以不妄革爲中。不强革爲順。持之甚堅。而守之甚固。象猶鞏。用黃牛之革。然此處革初之善道也。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固執其守如此。豈當革而不革。

乎。特以所處之時。非有爲之時。所居之勢。非得爲之勢。斷之以義。知其不可有爲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此其爲中順之守。而無輕動之失矣。按國家之患。好大喜功。輕言變革。每由於新進生事之人。三代而下。若賈生本王佐之材。然當遇主之初。立談俄頃。不度時勢。遂欲變法。盡棄其舊。而新是圖。論者謂才有餘而識不足。卒爲時所忌嫉。不得竟其用。此爻之垂戒。誠有以夫。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此一爻。是言能慎於用革。斯行無不利也。已日。猶言姑停一日。再加詳審之意。周公繫革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陽剛之君。體順則無違悖以持其理。中正則無偏蔽以審其機。且才足有爲。權能任事。可以革矣。然革乃大事。非得已者。化可更而無以善治。則不容遽更。變可通而無以宜民。則未可輕變。必從

容詳慎。至於已日而後革之。如是而征行。從五以革。則去故以圖新。上可利國。下可便民。吉且无咎矣。孔子釋二象曰。時事之當革者。革而不當。難乎其有嘉也。必已日而後革。其慎重如此。以是而行。則弊無不去。治無不新。是爲有嘉而宜征耳。按人臣不當爲革之先。必上下信從。而後可言革。故卦曰已日乃孚。此則曰已日乃革者。言乎君之革。不避艱難。既革之已日而始孚。臣之革。不敢創造。既信

之已日而後革也。此二之從五以行革道。爲能敬慎而無失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一爻。是言善革者。當戒其躁動而貴詳審也。周公繫革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恃才任智。不加詳慎。此非善於革者也。以是征行。一以急躁爲之。則事有不通。人有不信。貽天下之害而凶矣。即使革所當革。亦不

免矯枉太過。徒滋紛擾。雖貞而亦危厲之道也。然於時當革。所患者惟不能審耳。誠反其躁動而詳審焉。議革之言。必深思熟慮。至再至三。而後成就。則利害可否。無不區畫周詳。當乎事體。合乎人情。足以有孚而可革矣。孔子釋三象曰。革之可疑者。患乎未審也。如革言至於三就。則情理既明。致審之極。無可復加。而又何之焉。蓋未審則不可輕革。既審而猶不斷。則當革不革。亦非處革之善道也。可

見圖天下事者在乎謀。成天下事者在乎斷。寡謀則輕以昧理。少斷則緩以失機。凡事皆然。况處革之時。尤所當計者乎。昔唐貞觀之治。革隋季之弊。善謀而濟之。以能斷。天下稱房杜焉。三之三就而可革。殆能兼之矣。

九四。悔凶。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此一爻。是言革道之善。能見信於天下也。周公繫革四爻曰。革道利貞。九四居陰不正。宜若有悔。以其體居兌。說有剛柔不偏之用。又

卦已過中。值水火變革之時。既有其德。又遇其時。是以變而得中。革無不當。而悔可凶也。然其所以能當者。要在處之以至誠。必其所存。止此憂民體國之心。經營圖度。不由矯拂。其有孚也。早已見信於人。至臨時通變。以之更改命令。可以除前弊而收後效。不惟悔凶。亦且善治而得吉矣。孔子釋四象曰。改命之吉者。四之變革之志。本在於福蒼生而利天下。則其誠懇無私。因時順理。有不敢輕革而

又不得不革者。使上下樂從。固已昭然共信其志也。又何疑改命之吉乎。此見事會當變革之日。時勢兩難。每多因循坐視。皆避悔之一念萌之也。經權常變。苟能自信其心。一出於大公至正。即可信於天下後世。古之人所以定大策。決大疑。而中外安之。若行所無事者。惟此而已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此一爻。是言革道之極盛。以見其成功之大也。周公繫革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順天人以改革。則其存於中者。有自新新民之極。而其見於世者。有創制立法之猷。於是禮明樂備。治定功成。煥然一新於天下。象猶虎之變而文明之有赫也。然所以致此者。豈易得哉。世會當極敝之日。非更化不足以善治。吾惟經綸素裕。實有其可通變宜民者。則雖未占決。而天下之人。久已

信從不待已日而始有孚矣。孔子釋五象曰。大人御世。制作一新。惟其未革之先。誠信畜於中。至既革之後。文章煥於外。皇猷帝治。炳然可觀。象之爲虎變也。非德位兼隆之大人。烏足以當此。按革必取於孚信者。不信則不從也。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二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至九五之孚。過化存神。不但無議革之言。亦不待改命之志。積之久而發之大。所謂殺不怨。利不庸。遷善而不知。革之道。斯極至矣。理本於自新。而効極於新民。帝德王功之盛。孰有加於此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此一爻。是言革道之大成。當靜正以守其終也。面猶向。革面言易向也。周公繫革上爻曰。上六革道已成。當繼體守文之日。化行俗美。在君子漸漬於文教。遷善日新。光輝外見。如豹文之變然。在小人亦懾服於王章。畏威遠

罪。遵道遵路。而革面易向也。當此之時。治道極隆。豈復有加哉。若更有所征行。好大喜功。適足以啓紛更之弊。是爲已甚。而不免於凶。惟居貞靜正。率由舊章。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乃可得吉。革道之不可過也如此。孔子釋上象曰。君子豹變。非潤飾於其外也。道德積中。英華發外。由其克養之既粹。而文自蔚然。可觀也。小人革面。雖未必中心能革。而奉法稟令。易向知方。亦且效順以從乎君上也。合言

之。道德一而風俗同。革道不於此大成乎。夫天下事。始則患其難革。已革又患其難守。故三之征凶。戒於未革之先。上之征凶。戒於既革之後。總見變革之大。非聖人所得已也。丁寧告戒。始終慎重。固知開創難。守成尤不易。有周之文武。不可無成康。有漢高。不可無文景。久安長治。其在斯乎。

巽下
離上

鼎。重器也。得之難。守之不易。必才德兼備。輔

相得人。用以合天心而順民志。乃可以奠重器於無虞也。鼎卦初應於四。爲所舉用。陰柔不足以勝任。而當卦之初。鼎未有實。故无咎也。二乘於初。密邇陰柔。幸剛中自守。不爲所溺。五居尊位。虛中以應九二之賢。上九復剛柔相濟以佐之。此所以上下之相成。而保鼎之道得也。九三越五應上。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如鼎耳方革。不可舉移之象也。然能以正自守。則五終必求於三。三亦必應於五。

終有明良相遇之吉。此卦大約言有虛中之德。養聖賢以輔佐之意。且卦象臣之分多。君之分少。鼎有足。臣任之。鼎有腹。臣實之。鼎有鉉。臣備之。君惟處兩耳之間耳。故鼎得所輔而勢不孤。鼎得所扶而器乃重。此得中應剛之說。尤爲急也。

鼎。元吉亨。

此卦巽下離上。六爻有鼎之體。二象有鼎之用。故名爲鼎。卦辭言人君得保鼎之道。斯治

化大通也。鼎烹飪之器。吉字衍文。文王繫鼎
彖辭曰。國家之重器莫若鼎。自非德位兼隆
而得賢才以輔之。無以成保定之功。今卦象
本皇躬以建極。而有其德。卦變履大寶以出
治。而有其位。卦體登俊。又以立政。而有其輔。
三者兼備。故能補偏救弊。除舊布新。躋斯世
於文明。措治理於盡善。上焉而天命以凝。下
焉而民心以固。永奠重器於磐石之安。不亦
元亨乎。按帝王之撫有此鼎也。創業固艱。而

守成尤不易。傳曰。在德不在鼎。書曰。任官惟
賢才。言乎脩德乃係鼎之本。而用賢實輔德
之原也。人主處豐亨豫大之時。能常思神器
之不易守。勢位爲不足憑。而日以迪德簡賢
爲兢兢。斯乃萬世不拔之業也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此彖傳是釋鼎彖辭。而極言其用之大。以明

得亨之故也。象。形象也。巽。人也。謂以木入火。烹飪。飲食之屬。孔子釋鼎彖辭曰。卦名鼎者。何哉。初陰下峙爲足。二三四陽中實爲腹。五陰對峙爲耳。上陽橫亘爲鉉。有鼎之象。以巽木入離火。藉以烹飪。又有鼎之用。故曰鼎也。此豈直一物之微已哉。報功之典。莫大於享帝。特牲以迂居歆。而必用鼎以烹之。始可以將其誠。經邦之道。莫重於養賢。饗飧以明式。燕而必用鼎以烹之。始得以申其敬。鼎之用。

洵大矣。第。疑。鼎必恃乎有德。卦象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是在內則心思。巽順。而在外則耳目聰明也。主鼎必恃乎有權。卦變從巽來。陰進居五。是以溫恭之主。而居元后之尊也。調鼎必恃乎有輔。卦體得中應剛。是以純心之君。而獲剛明之臣也。夫德位兼隆。明良交濟。洵可永爲享帝養賢之令辟矣。其元亨也。不亦宜哉。按敬天禮賢。聖王致治之要道。明堂宗祀。所以享帝。而本之曰。夙夜畏威。則格天。

卽以脩德。笙筐燕饗。所以優賓。而終之曰。視民不佻。則籲俊。卽以安邦。有天下者。其可不加之意乎。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此象傳。是言君子保鼎之道也。凝命。謂保有天命而不墜。孔子釋鼎象曰。木上有火。而烹飪有資。鼎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鼎乃天下之重器。猶人君所居之位。乃天下之重寶。鼎不正。則所受之實無以聚。位不正。則所受之命

何以凝。故敬慎以正其內。而存於心者。戲渝之必祛。端莊以正其外。而持諸躬者。跛倚之必戒。則所發皆正言。所行皆正道。於以上凝天命。自然鞏固。而無傾危之患矣。按正位凝命。乃身世交盡之功。天人合一之道。蓋朝廷正。而百官萬民。罔有不正者矣。百官萬民正。而天命罔有不凝者矣。書言疾敬厥德。而卽推之於祈天永命。詩言顒卬令望。而卽驗之於四方爲綱。亦此旨也夫。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奮勉也。周公繫鼎初爻曰。初六在卦之下。上應九四。乃四所舉以登用者。有鼎趾之象焉。第力不足以任重。未免傾覆之虞。猶鼎之顛而趾反居上也。然能因其無德致敗。而翻然惕慮。舍舊圖新。祛陰柔之習。而振奮勉之功。如鼎雖顛趾。而舊日之否惡。由之而出。則得

其利矣。蓋轉敗爲功。猶得妾以其子。因賤而致貴也。何至終罹於咎哉。孔子釋初象曰。克盡其職者。人臣之道。鼎而顛趾。於道爲悖。而實未爲悖者。以其出否也。蓋初上應九四之陽剛。從乎可貴之德。而強毅有爲。自可不負所托。如鼎之利於瀉惡而受美。未爲悖也。按易之理。貴陽而賤陰。可見柔靡之人。不足以任事。然苟能一念自奮。發憤有爲。則始屈終伸。如管仲舉於囚辱之餘。孟明用於累敗之

後。因而成大名。顯當世者多矣。自古明王用人。本不求備。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由濯磨淬勵之有道耳。出否從貴之義。寓意豈不遠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剛正自持。而不爲小人所比昵也。我仇。謂初六。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周公繫鼎二爻曰。九二以剛居中。是君子有

克實之德。足以承天養民。而爲世用者。爲鼎有實之象。然近比初六。陰柔之小人。欲與我爲仇匹。相求非正。適爲己之疾害。使於此而不能自守。則陷於惡矣。乃二秉剛中以裊躬。分別甚嚴。不爲所浼。是雖密近小人。而終不能我卽也。如此。則剛中之實德。不虧而潤身濟物之大功。可成。吉之道也。孔子釋二象曰。小人之得以累君子者。未始非君子有以致之。吾鼎有實。而自加慎重。不輕所往。雖我仇

有疾害之理。而終不能免。自不至陷於匪類。何有失身之尤乎。按君子小人。邪正之途。勢不並立。苟君子不慎所交。則必有敗德之累。而爲釀禍之階。始之不謹。終悔莫及。故擇善遠惡。爲守己處人之大防。虞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周書曰。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然則古帝王治天下之良法。又孰不以棄斥小人。爲保邦立政之本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此一爻。是言三始雖不偶於君。而有悔。終當相遇而得吉也。耳。指五。革。謂不相屬。不肯就君也。雉膏。謂道德之美也。方雨。謂君臣之合。猶陰陽和而雨作也。周公繫鼎三爻曰。三爲鼎腹。上承離體。本有養民之腴也。顧鼎之舉。行在耳。士之致用在君。三與五。旣非正應。情不相屬。不得乎君。則道何由而行。衆何由而濟。如鼎耳方革。不可舉移。而其行阻塞。雖有

雉膏之美。而不能爲世饗飡之用。上負吾君。下負吾學。爲有悔也。然能以正自守。則吾終必求於三。而三亦必應於五。陰陽相合。明良交會。如將雨然。向者去君長往之失。可無矣。是初雖有不遇之悔。終得相遇而吉也。孔子釋三象曰。君子之仕。原以行義。鼎耳革。則狷介而不爲時用。自失其義也。夫豈可哉。按士君子處世。詭隨以希遇。則失己獨善以忘君。則廢倫。惟自居中正之道。不急急於功名。亦

不甘心於隱逸。斯得之矣。然自古聖帝明王。尤重尊德樂義之士。故士或守己以抗節。而君必屈體以下賢。未有懷才抱異。而見棄於明時者。此三所以終免不食之悔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此一爻。是爲大臣輕任匪人。而悞國者戒也。覆。謂傾餗。謂餽。形渥。作刑剝。謂重刑也。周公繫鼎四爻曰。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

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乃四反下。應初六之陰柔。則任託小人。必至敗壞天下國家之事。爲鼎折足而傾覆。公餗之象。刑剝之誅。無所逃矣。凶莫甚焉。孔子釋四象曰。大臣見用於君。其始所自許者。未有不欲薦賢籲俊。以成元亨之治。今四悞用小人。以至敗事。與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不亦自愧大烹之養乎。按帝王欲用天下之人。必先擇一用人之人。周

禮六官。其屬各六十。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職。但須用得其人耳。蓋用人之得失。實關大臣之休戚。亦非獨關大臣之休戚。而實係國家之治亂。用非其人。自取刑戮。禍止於一身。凶猶可言也。乃竟以此負聖主之託。敗朝廷之事。禍并中於天下。凶不可言也。然則在上者。欲擇用人之人。可不慎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此一爻。是美人君以虛中之德下賢也。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謂貫耳以舉鼎者。周公繫鼎五爻曰。六五虛中而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君。而又得賢臣以助之。明良喜起。猶鼎黃耳。而貫之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待言矣。然必任賢之誠。始終勿移。以底於貞固焉。斯賢者樂爲効用。而鼎器之重。可賴之以共舉矣。孔子釋五象曰。君必得臣以建功。臣必得君以弘化。五之取

象於黃耳者。以六五有虛中之實德。故能忘己以任賢。非矯飾於外而爲之也。按天下重器。非得人不可共濟。古之聖主。一心用賢。以致泰交之盛治者。非有他術也。惟其中之虛而任之誠耳。蓋虛則無予知自矜之失。而賢者得以盡其才。誠則無奸邪雜進之虞。而賢者得以久其位。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詩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虛與誠之謂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

節也。

此一爻。是美上臣德之純也。玉鉉。剛而能溫之象。節者。制而不過也。周公繫鼎上爻曰。上九耳目之臣。佐君弘化。猶鼎藉鉉之貫耳。以舉也。第輔鼎太剛。則失變理之宜。今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本其參和之德。而出之爲劑量之施。直栗而濟以寬溫。惇大以成其明作。有鼎玉鉉之象焉。如此。則競練不偏。事皆盡善而大吉。且上可成致主之猷。下可敷澤民。

之化。而无所不利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居輔弼之任。其取象於鉉宜矣。然不徒曰鼎鉉。而曰玉鉉者。蓋溫潤而栗。玉之節也。上九以陽居陰。則剛不一於剛。而又節之以柔。夫其剛也。一玉之栗也。其柔節也。一玉之溫潤也。上之取象於玉鉉。其以此夫。按五象鼎耳。以上爲鉉。以九爲金。虛中以納鉉之剛。君之聖也。上象鼎鉉。以九爲鉉。以上爲玉。質剛而用之以柔。臣之節也。君之於臣。惟恐其有所畏。

難而忠蓋不盡。故曰金。卽大舜汝無面從之
義也。臣之於君。雖効其直言。而恪恭不替。故
曰玉。卽文王小心翼翼之義也。君不挾其亢
心。而謙抑於上。臣不恃其正氣。而敬謹於下。
則天命凝而神器奠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